

魏角聲裡

鄭家璦著



號角聲裏

鄭家璦

上海大明書局刊行

1949

★ ★ ★ ★

印 翻 准 不 · 有 所 權 版

號 角 聲 裏

著 作 人 : 鄭 家 璦

發 行 人 : 陳 瑞 春

出 版 者 : 大 明 書 局

經 售 處 : 國 內 外 各 書 局

發 行 所 : 大 明 書 局

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
電 話 九 九 三 三 五

版 初 月 三 年 八 十 三 國 民 華 中

★ ★ ★ ★

目次

南壠春暮	一
曹老師	一一
號角聲裏	二七
逝去的晴天	四三
落英	六三
前夕	七五
陰暗之窗	八七
霏微園的來賓	一〇九

南
壠
春
暮

原书空白页

今年的春假，特別放得遲；已快近四月的下旬了；原先，我並不曾打算到南壠去小住數日；因為據俞婕來信說：那個地方有一種不耐煩的死寂和單調，就是有好太陽的日子，也覺得春天洩漏得比別處更遲……

可是，事實上，這勝利後的第一個暮春，我却是在南壠度過的，是特地趕來追尋春天的蹤跡麼？不，那是太愚蠢的事，因為居處在這裏的人們，他們從來不過問季節的變換的，他們彷彿也不知道春天正在他們的頭上悄悄地掠過了……。我到這裏來的目的是在想和久別的友人，歡聚上幾個黃昏，和靜夜。

.....

俞婕他們住的大宅院，是和她任教的那個學校毗連在一起的，中間有一道矮矮的黃牆分隔着，朝南開着門，從大宅院到對面的南壠小學只有四五十步的光景，所以上課的鈴響了，這裏住宿着的教師們，都可以很從容地走過去教書，也不嫌太遲，俞婕就是這個樣子的，她從來不坐在辦公室裏等搖鈴上課。

大宅院的建築是口形，全是平房，淺灰的水泥橋，略帶一點西洋風味，可惜年代不少了，看上去總嫌破舊，屋子外面有一圈走廊，可以從石級走上。這裏住着四份人家，除了俞婕和她母親以外，其餘就是宋校長，程家兩姊妹，和另外的黃家。他們全是南壩小學的教員。

走廊下面是一片相當大的庭院，鋪着碎石子小路，大概是便利雨天行走的，在沒有石子的泥地上，這時候，正種植着一片綠油油的蠶豆，還沒有結莢，紫白斑駁的小花盛開着，旁邊，有幾株不很整齊的小灌木。大宅院內住家的孩子們常在這裏打陀螺或是跳繩。冬天的時候，他們總坐在石級上曬太陽，據孩子們說：這裏的太陽比別的地方來得暖和，一到天冷小程先生養的大花貓就老是躺在欄杆外的石頭上睡覺的。欄杆在剛造好的日子，一定有過鮮豔的油漆光彩，可是現在不成了，風吹雨打的，剝落一盡，孩子們拿牠當作小黑板，可以自由自然地，在上面寫字，做一位字的加法，還畫圖畫；那根比較粗些的桿子上就用白粉畫了一只非常清晰的大烏龜，旁邊歪歪斜斜地寫着「忘八先生」四個字，而且忘字中間，加多筆劃，給寫走了樣。

俞婕和她瞎眼的母親，住在左邊朝東的屋子裏，牆角外邊有矮矮的小冬青，靠門的地方種了一棵紫藤，花架是用三四根竹竿搭起來的，現在還開着小銅鈴似的紫花，遮蔭處放着水缸和竹凳；俞家的住屋比起另外三家乾淨利落得多，玻璃窗上，沒有積得厚的塵埃，石級外也沒有菜草廢紙爛布條之類的「垃圾」。這是大宅院最討人喜歡的地方，而全南壩鎮上：要推這裏是天堂。……住在天堂裏的人們是快樂的！他們應當沒有悲哀，紛擾，眼淚，憂愁和悵惘……。

我到這裏幾天中間，除了傍晚和俞婕走到溪流盡頭看日落外，就不常走出大宅院；她總說，外面更毫無一看；早一陣子還可以到鎮北的桃林去看桃花，可是現在太遲了，祇能欣賞庭院內那株數得清的數串紫藤花，事實上，倒是看花的時候少，大部份的光陰我們在撩天。

中午以前，俞婕去燒菜，我就和她母親在長廊外面，她母親瞎了眼，走動不很方便，總是一坐就是半天，有時候也向我問長問短的，不過算起來還是唸佛珠的時間多。

我閒着無聊，就遠遠地呆視着對廊的程家姊妹走出走進地在做飯，那個年紀大的姊姊，好像老是做不完似的，人也比較老實，像戴一副光度頗深的眼鏡，總是穿着那件洗得泛白的藍布袍，我在南牆留居數天中，就沒有看見她換過第二件衣服。她的年輕的妹妹，就是小程先生，裝扮得入時些，眉毛細而長，她還多一件編織得過時的灰絨線衫，眼睛很好看。據學生們說，她比她姊姊要凶得多，可是，書倒教得不見得高明；起初兩天：她們跟我不大熟悉。在跟俞婕談天的時候，小程往往用那雙大眼睛，斜視着我腳上的一雙已經走了樣子的皮底灰鞋。過後，大家也交談起來了，小程的話很多，總愛跟我提起上海，她彷彿對這地方非常感覺興趣似的。她們兩個有一點極相同，就是從來不拿一本書在手上看看；上課的時候，領着學生們高聲朗讀，不然，就尖聲呵責那羣「小老鼠」；她們喚學生叫作「小老鼠」的。回到家裏的時候，就撩天，做事；學校對他們好像工廠那樣。

大宅院也有熱鬧的時候，那就是宋校長和太太吵架的片刻，時間在中午最多……他們往往爲

了配給孩子們的糧食而起口角；校長以為大的孩子應當多吃一點，因為正當他們發育期中，然而她太太就偏愛最小的兒子，覺得好些的菜蔬，要儘他先吃，於是就大吵了……校長的聲音在平常說話就如咆哮，吵起來，簡直入耳似雷；太太是寧波人，喉嚨又尖又脆，中間夾雜着孩子們的哭叫聲……一大片，令人頭痛。吵到最後，總是校長先收口，怨氣沖沖地向庭院外面走去；他沒有地方好出氣，總是跑到對面學校的辦公室裏打盹，不然就翻翻前幾天的舊報紙，他常常是這個樣子的，就是不吵架的日子，沒有課，也愛在辦公室裏打盹。有時候，我走過去看俞疑上課，碰巧，他剛睡醒，也走來和我攀談幾句，他一開口就是：「小學校教師祇配餓死！尤其在鄉下。」我就告訴他：一個樣子嘛！在上海當教師，也很清苦的，大學教授賺的錢，往往也不够喝粥！他聽了苦笑笑又摸摸鼻子說：「在上海總比較有辦法……有辦法。」就是這兩句話，說起來也在像咆哮似的。我總在想：他的聲帶一定是畸形發達得厲害！不然，這麼個瘦長得如竹竿的人，怎麼可能發出那麼響的聲音呢？講在這裏，如果這當兒，大宅院的一羣小鴨，正巧搖搖擺擺地走出來，我就可以跑過去，驅趕着牠們到小溪去游泳，乘機離開他那可怕的咆哮聲！還有他那雙破洞太多的皮鞋。

可是宋校長是好心人，他會趕過來嚶嚶叨叨地告訴我：「這小鴨全是黃家的孩子們養的，在這個圈子裏，沒有別人有錢能買雞呀鴨的，祇有黃貽文例外，他有閒錢！」

我不認識黃貽文，也不知道他得是瘦是肥，不過有一點我可拿得穩的，就是他準不長着馬

臉，因為黃家的孩子們大大小小的七個，全是一個模型裏出來的小圓臉，像一套鋼精鍋子。他們常在學校的場地上耍，祇有兩個十歲左右的兄弟，喜歡在庭院的小灌木旁邊打陀螺，滾銅子。他們全都穿得襤褸不堪，從來沒有人去理會他們似的，如果不提起他們的爸爸黃貽文，那我還以為這一羣小可憐蟲，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呢！

那是一個星期日上午，前面小學校裏今天靜悄悄地沒有一點喧嘩，祇是黃家養的小鴨們在鋪着石子的泥地上跑東跑西，小程先生的大花貓躺在水缸旁邊睡覺，籐葉在陽光中動搖着，影子正落在水缸上，大花貓的長尾巴，却全部被太陽照射到。

俞婕的母親，昨晚忽然得了感冒，不會起床。走廊上，祇有俞婕和我，在剝新上市的小蠶豆，打算中午吃的。程家姊妹剛淘好米，放上火爐。也走過來幫忙剝蠶豆，我們談呀談的，小程又提到上海，她要我為她在上海留心職位，她說下學期這裏，再也待不下去了，悶得慌，我說，我總盡量注意，有了消息，一定請俞婕轉告妳。

這時候，庭院大門口突然有一個陌生的人影出現，一個五短身材的男人，穿了一套污舊不堪的洋服，低着頭，飛快地走入程家隔壁那一扇門內，像幽靈似的。

小程很快，輕笑說：「瞧！忘八先生回來了。」

「虧你還是老師，也跟着小老鼠們罵人。」她的姐姐剛剝滿一把豆子，朝碗內放下，橫了她身旁的妹妹一眼。

俞婕笑了笑說：「小程的嘴也真刻薄。」

我真弄不懂她們在葫蘆裏賣什麼藥：「你們在說誰？」

「還不是可憐蟲賣貼文，那剛走入院去的傢伙！」俞婕說。

小程把頭湊近些說：「黃貼文有一位與衆不同的太太，你瞧見過沒有？……她就上海做事，一個月回來兩次，回來時候，總是一大堆好吃的東西，巧克力，美國來的罐頭食品……」

「在公司當職員？」

她偏了嘴笑道：「當職員就好啦！黃貼文也不會背着忘八的美名了！……人家的交際手段可高明，陪外國兵玩個通宵，收入就抵我們教一個月。」

「小學教師的太太幹這種事，太不應該了。」我說。

「實在他們也真苦，黃貼文一個月賺的錢，够那樣花的？一家九口子，也不能坐着等死呀！」小程先生說。

「她自己倒無所謂，就苦了黃貼文一個大男人，時時刻刻好像做賊似的見不得人，連這院子裏，也不敢站一下……最糟的，就是上課時候，孩子們鬧翻了天，他也壓不下去，如果管得凶一點，捉狹的學生，就用話刺他的心——叫他忘八先生。」

「……」

半晌，小程又說：「她太太可真時髦，西裝褲子，緋色呢大衣，比起以前來可兩樣了。我最

喜歡她那雙黑白皮鞋，是頂上等的紋皮做的……。」

話還未說完，庭院外正走進一個裝束入時的中年婦女來，西式打扮，眼睛上塗了黑油，胭脂搭到耳鬢，手上拎的網袋裏塞滿了東西：她的後面隨着一大串孩子，二個年紀最小的搶在前面奔叫；他們歡迎着母親回家。

「這真叫做，說到曹操，曹操就到！」小程說。

寂寥的大宅院，頃刻之間，熱鬧了好多，宋校長的孩子們也知道吃飯的時候快到了。一個個走進院來，太陽光直射在欄杆上，一根根的影子變得又短又狹，程家姊妹也穿過庭院，回去吃飯了。

這一天中午，宋校長爲了糧食配給的問題，和她太太又吵了一場，二個大孩子，還挨了打，當然最後還是他們不問吃得飽的，吃不飽的，都一個個走出自己陰暗潮溼的屋子，在庭院的石子路上玩耍，今天黃家孩子們的手裏，都拿着一根棒頭糖，在平時，他們不常在這裏逗留的，可是今天却兩樣，他們站在這裏吮糖，笑嘻嘻地塞進口內，又拿出來和他的兄弟較量，看誰吃得最快，誰又吃得最慢，他們好像故意看宋校長占下風，匆匆向外走去，大概又去打盹了。可是今天他太太的尖脆叫聲特別響：「誰叫你不討姨子做老婆的？我可沒臉讓你戴綠帽子。」

午餐的時候過了，宋校長的孩子們眩耀似的：「我們有得吃媽媽帶來的糖。」吃不到糖的人，全張着眼睛巴巴望着他們，年紀較小的兩個，熬不住「看吃」，跑進屋子跟

媽媽鬧別扭了，於是一陣尖脆的叫罵聲，又震澈在大宅院內外，祇聽她叫着：「誰叫你的爸爸沒有錢？誰叫你們投胎不睜眼睛？」孩子們罵哭了，拖着眼淚鼻涕向外走。祇有校長最大的男孩子，不說什麼，他默默地從褲袋裏掏出一個粉筆頭，在畫着烏龜的欄杆上，又添上一只更新鮮的同類，他對黃家的大女兒做個鬼臉，又在圖畫旁邊，歪歪斜斜地加了四個大字。……

……
誰說南壠是平凡的，寂寥的？這裏的人們，他們也會在暮春的時候，無意之中，製造了生動的故事，雖然是含着辛酸和醜陋，雖然他不為更多的人知曉……一個美麗的春天就這樣悄悄地在他們的頭上掠過了……那又有什麼可驚異的？等到星期日度完，第二天，南壠的學生們依舊拉着調子，在課室裏朗誦國文，放學的時候，甬道上，擠滿了骯髒的孩子在奔叫……程家姊妹上課時不斷地大聲呵喝着，可是，手上從來也不會拿一本書在閱讀的。……宋校長永遠咆哮着，他把很多空閒的時候，在辦公室內打盹……黃家的小鴨們，不時搖搖擺擺地走出庭院門外去游泳……祇有黃貽文幽靈似的身影更稀少地在長廊上出現了，他上課，現在從不責罵學生，就是吵翻了天，他也不管……

這裏被世界遺忘了一羣，就永遠在悲苦中挨度日子。……

一九四五年五月

林秀芳把頭向廊柱上一靠，似笑非笑地說：「不是我替自己的姐姐吹一聲，她的作文雖算不上全級第一，但總比李湘要高明得多。」

秀芬——秀芳的轉生姐姐，也是長着一對細線似小的眼睛的，輕輕打了她妹子一下，偏着頭說：「少獻醜了吧，……我才不要你誇獎呢，不過，說句良心話，我可不像李湘那樣，一篇作文裏，起碼寫上幾十個別字，白字。」

「哼，偏偏就是白字大王，作文發下來，總不脫前三名，今天的一篇不是輪着亞軍嗎？」一個長着馬臉似的小女學生冷笑着說，一面用手整理頭上的花蝴蝶髮結，她是這班上最醜的一個女孩子。

「嘿，人家會拍先生的馬屁，當然處處沾便宜。」另一個幽幽閒閒地接嘴。

「那倒也不見得，李湘從來不去討好曹先生的，倒是曹先生喜歡她的成分多。」戴黑邊眼鏡的女孩子有點不服氣，聲辯了一句，就走到另一排廊柱的欄杆上坐下來，那裏沒有太陽的陽光，而且可以看見低年級的小朋友，在沙盤附近起勁地玩滑梯。

「我說曹老太婆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勢利鬼，知道李湘家裏有錢，就怕處處得罪她，上星期五，不——星期三，上尺牘課的時候，李湘忽然鬧頭昏，曹老太婆急死了，馬上叫她出去走走，說是在校園裏透透新鮮空氣就會好的，噫，換了別人，他才不理呢！反過來說人家偷懶，裝病，想逃課……也是天曉得，李湘就是這股子勁，偏不賞臉，待在課室裏，死也不出去，曹老太婆差一點急壞了。」雙胞胎的妹妹，有聲有色地說了一大串，說完了，忍不住把自己那方粉紅色手帕掩住嘴，吃吃地笑起來。

「死相，什麼話一到你嘴裏就誇張得走樣。」秀芬說罷，橫了她妹子一眼，口角上却露出一絲笑意。其餘站在旁邊的女孩子們全隨着笑起來了，尤其以長了馬臉的那個，笑得最響。

「李湘的脾氣真夠味，固執起來，她什麼也不管的。」

當然囉，人家是獨養女兒，天生的小姐脾氣。」

「我們一班裏的女生，要算她最開心了，爸爸有錢，開口要什麼，就是什麼，前天她帶來的那只透明皮包多漂亮，聽說上海到了沒有幾隻呢！」雙胞胎妹妹豔羨地說了，把雙手搭在長着馬臉的女孩子肩上，整個身體，已經被初夏的陽光晒得發燙，她回過頭來，眼睛朝裏面的課室張望，全是一片碧綠，她祇好緊閉眼睛一會，再挺直腰幹，用小眼睛向喧鬧的課室裏找人。

「我媽媽說，六年級的女孩子，就用大手提包，不登樣的——她答應初中畢業的時候，送給我一隻。」

秀芳剛收回視線，沒有聽見這些話，她就俯下頭來問她說：「你在說什麼？」

她就起勁地又把媽媽的話說了一遍。

這時候，離上課的時光不遠了，走廊外的場地上，三三兩兩地有學生跑進來，低年級的小孩子們正在玩追逐的遊戲，跑着，叫着，十分起勁，引得這幾個談天的女學生，眼睛跟着他們轉，暫時忘了發表議論，等到那些小孩子一窩風轉到花園那頭的時候，林秀芬第一個把頭又靠在廊柱上發楞。她的眼睛本來就細，現在因為被直射的陽光，映得難受，眼睛眯得更小了，乍看上去，好像一個臉上，長着兩排眉毛，沒有眼睛似的。

「尹湛，畢業了，你打算考那個中學？」雙胞胎姐姐忽然問「馬臉」說。

「我麼？」尹湛一見有人問她這個問題，立刻就眉飛色舞說：「我媽媽說，下學期讓我住讀，去考聖梅利——聽說李湘也去考呢！」

「她不是說要跟爸爸到台灣去嗎？」

「那我可不知道，上次她還跟我提起，一塊去報名呢！」尹湛又不放心那頂在頭心的蝴蝶結了，不斷用手去整理她，身旁一個胖胖的女孩子，幫着她按頭髮。

雙胞胎妹妹撇着嘴說：「真缺德，又跑去找李湘說話了。」

「是她先跟我說的，別冤枉人！」「馬臉」發急了。

「不理她就得了！」林秀芳毫不放鬆地接上去。